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上海鲁迅研究

鲁迅与出版

掩鼻。其實他們在當時昧了良心努力討好清廷，
「烏龜子」，竟死狗烹，真是愚不可及，大漢
且如此，許多次謗議，結果自更屬可憐。

後又接。當著繁華，此時則以

劇，並無怪人之取難出，而有

此，此由歐陸之委目何

似這樣丟臉的事情，我恐不獨魯迅下的洗
吃一驚，凡一班吃裏爬外，槍口向內的狼鼠之
此亦當憤然而悟矣。

這件訓戒，是反問不得的。倘有

如果那時並不身蓋子藏，竟死狗

北平太廟，此時時不入，或已付

我竟得此書，居六。

德國和法蘭西不同，道德與否

立此存照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上海鲁迅研究

鲁迅与出版

(总第77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出版:总第77辑/上海鲁迅
纪念馆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ISBN 978-7-5520-2252-0

I. ①上… II. ①上…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3830 号

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出版(总第77辑)

责任编辑:章斯睿

封面设计:李 荣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11.375

插 页:1

字 数:284 千字

版 次: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252-0/K·436

定价:6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鲁迅与出版

- 鲁迅最讲究的一次出版 乐 融(1)
- 论鲁迅“责编自觉”时期下的自编活动 黄恩恩(14)
- 《译文》月刊在生活书店的出版和停刊 施晓燕(29)
- 《塞耳彭自然史》与欧洲版画的博物学传统
——兼谈鲁迅与周作人的插图鉴藏 顾音海(47)

鲁迅作品研究

- “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细读鲁迅小说对话中的省略号 乔丽华(59)
- 鲁迅语言的独创性
——读《藤野先生》手稿札记 谷兴云(75)
- 九十年来《摩罗诗力说》研究述评
——兼说《摩罗诗力说》及对鲁迅早期研究的限度与
可能(上) 刘 锐(86)
- 鲁迅和他的狂人:又一个堂吉诃德的归来 王明宪(100)

鲁迅与传统文化

- 鲁迅与古代文化(四题) 顾 农(116)
- 试谈对《中国小说史略》序言的误读
——兼论中国小说史的发生 万一齐(132)

史料·辩证

- 江南水师学堂考(下) 陈占彪(148)
- 王映霞访谈录 郑心伶(174)
- 口述与笔谈(六) 裘士雄(183)
- 李霁野佚简九封释读 宫立(194)
- 邵荃麟佚文二则 金传胜(209)

纪念

- 怀念丁景唐先生 王锡荣(218)

馆藏一斑

- 陈逸飞画鲁迅像 沈雪晟(225)
- 杨可扬套色版画表现形式中的个人风格探究 贾川琳(233)

鲁海漫谈

- 鲁迅的《祝福》和赛珍珠的《母亲》 吴长华(242)
- 张若谷的一种自我宣传:辱骂鲁迅 王尔龄(252)
- 鲁迅序“左联”作家著作两则 李浩(255)

读书杂记

“现代”的溯源与反思

——读汪卫东著《人·现代·传统:近三十年人文

视点及其文学投影》 曹云(264)

韩中文学交流的重要收获

——评全炯俊著《超越语言的文学:韩国学者视角下

的中国文学》 葛涛(272)

- 《林语堂传》出版的前前后后 王晓君(278)
- 一部启发鲁迅研究“学术生长点”的著作
——评陈元胜著《陈梦韶评传》 古大勇(281)

青年读鲁迅

- 大学本科生所见的鲁迅 (290)
- 圣之清者 王璐瑶(290)
- 自啮者鲁迅 张 炯(294)
- 从国之魂到人子 陈博聪(297)

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与研究

- 微课题,给博物馆带来一股清流
——博物馆文教结合新思考 吴美华(300)
- 博物馆展览讲解中的“趣味性”探讨
——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 邢 魁(313)

动态

- 纪念鲁迅定居上海 9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 北 海(327)

资料

- 六朝造像目录(三) 林 珊 整理(329)

编后

CONTENTS

Lu Xun and Publishing

- Lu Xun's most Stressful Publication Le Rong(1)
- On Editors "activities under the editor's" Responsibility Period of
Lu Xun Huang Enen(14)
- Publication and Ceased Publication of *Translation Magazine*
in the Life Bookstore Shi Xiaoyan(29)
-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European Prints
—On Lu Xun and Zhou Zuoren's Illustrated
Collection Gu Yin Hai(47)

Researches on Lu Xun's Works

- "Draw the soul of a silent national"
—Reading Ellipsis in Conversation of Lu Xun's Novels
..... Qiao Lihua(59)
- Originality of Lu Xun's Work language
—Notes of Reading *Mr. Fujino* Manuscript
..... Gu Xingyun(75)
- Commentary on the Research of *on the Power of Romantic*
Poetry in 90 Years(I) Liu Rui(86)
- Lu Xun and his Madman: another Don Quixote Return
..... Wang Mingxian(100)

Lu Xu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 Lu Xun and Ancient Culture(four topics) Gu Nong(116)

- On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amble of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Concurrently Discussing the Occurrence of Chinese
 Novel History Wan Yiqi (132)

History • Textual Research

- On Jiangnan Naval Academy (II) Chen Zhanbiao (148)
 Interview of Wang Yingxia Zheng Xinling (174)
 Oral and Written Discussion (VI) Qiu Shixiong (183)
 Interpretation Lost Letters of Li Jiye Gong Li (194)
 Two Lost Article from Shao Quanlin Jin Chuansheng (209)

Memorial

- Miss Ding Jingtang Wang Xirong (218)

Collection in Shanghai Lu Xun Museum

- Chen Yifei Paintings Lu Xun's Portrait Shen Xuesheng (225)
 A Probe into Yang Keyang's Personal Style in the Form of
 Color Printing Jia Chuanlin (233)

Random Talk on Lu Xun

- Lu Xun's *The New Year Sacrifice* and *Pearl's Mother*
 Wu Changhua (242)
 Zhang Ruogu's Self-propaganda: Abuse Lu Xun
 Wang Erling (252)
 Lu Xun Wrote Tow Preface for the Left Writers' Works
 Li Hao (255)

Book-Reviews

- Traceability and Reflection of "Modernism"
 —Reading Wang Weidong's *People • Modern • Tradition: Nearly
 30 Years of Humanistic Perspective and Its
 Literary Project* Cao Yun (264)

An Important Harvest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On Quan Jiongjun's *Literature Beyond Linguistics: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orean Scholars*

..... Ge Tao(272)

Before and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Lin Yutang Biography*

..... Wang Xiaojun(278)

A Book that Inspired Lu Xun's Research

—on Chen Yuansheng's *Biography of Chen Mengshao*

..... Gu Dayong(281)

Youth read Lu Xun

Lu Xun Saw by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290)

A Sage Wang Luyao(290)

Self-rushing Lu Xun Zhang Xian(294)

From the Soul of the Country to the Son of Man

..... Chen Bocong(297)

Research and Chronicle in Shanghai Lu Xun Museum

Micro-topics Bring a Clear Stream to the Museum

—New Combination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Museums

..... Wu Meihua(300)

A Discussion on “Fun” in the Explanations of Museums

—Take Shanghai Lu Xun Museum as an Example

..... Xing kui(313)

The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Lu Xun's 90th Anniversary of

Settlement in Shanghai Held Bei Hai(327)

Material

Contents of Statues in Six Dynasties(III)

..... collected by Lin Shan(329)

Editor's Notes

鲁迅与出版

鲁迅最讲究的一次出版

乐 融

鲁迅从小酷爱美术,往往对书籍和期刊的封面装帧、插图孜孜以求,追求精美、引人入胜,力求最大限度地表现和诠释文学内容,来吸引大众的读者,即使在鲁迅晚年体弱多病,也毫不降低要求。他亲自策划,亲自跑印刷厂,甚至到印刷机旁做质量把关。《海上述林》就是在鲁迅亲力亲为下出版的一部装帧精美的书,这部书耗尽了鲁迅最后的精力,是鲁迅一生中最后编辑出版的一部书,也是鲁迅最满意的书。尽管鲁迅已经全部完成编辑校对,但他生前只看到上卷的出版,等下卷出版时他已经逝世。那么,鲁迅为何对这部书倾注如此大的精力,那还要从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谈起。

未曾谋面的密友

鲁迅于1912年5月—1926年8月在北京工作生活,其中,1920—1926年又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8所学校兼职。在北京时期,鲁迅自愿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¹,投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参加新青年社等文学团体,他在《新青年》、北京《晨报》副刊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杂文、小说、诗、译作,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青年瞿秋白是1916

年来到北京,刚到北京就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1917年夏,考入了俄文专修馆。“五四”时期,积极参加运动,和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加入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6年10月16日,他作为北京《晨报》的新闻记者,被派遣到苏联采访,在苏联2年时间里,为《晨报》写下了几十篇《旅俄通讯》,“报导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列主义的思想。”1922年2月,由张太雷同志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初他回到北京后于1月27日、1月30日在《晨报》副刊发表杂文《最低问题——狗彘食人之中国》《赤俄之归途》,并应邀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演,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情况。²在1923—1928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都被选为中央委员。

从以上这些介绍可知,尽管鲁迅和瞿秋白先后来到北京,但可能因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位而擦肩而过,未曾谋面。由于两人都曾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或许在文字上可能早已相识,从两人所发表的文章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心也是相通的,是“取同一的步调”³。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风云人物、中国文坛的巨擘,鲁迅登陆上海,无疑引起上海文学界的关注。新朋旧友,一时来访者人流如梭,鲁迅有点应接不暇,对上海的环境鲁迅一时还需适应,1927年10月17日致李霁野信中提到:“……我到此地,因为熟人太多,比以前更忙于应酬了。忽然十多天,已经过去,什么事也没有做……”⁴先前约好的与创造社的联合,曾是吸引鲁迅来到上海的愿景之一,但劈头盖脸的一场“文学革命”的论争,使鲁迅对上海这个“码头”的水有多深却有点感到莫测了,幸亏中共高层及时制止了这场进步文学阵营内部无谓的“内耗”,成立“左联”,把鲁迅尊为“左翼文学的旗手”,但由于左联内部多数人的盲目乐观和不准确的文艺观,使得鲁迅忧心

忡忡。就在这时,瞿秋白来到上海,见到“左联”机关刊物《前哨》上登载的鲁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而作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后,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写得好,究竟是鲁迅!”⁵同样,鲁迅从别人口中知道瞿秋白来到上海养病和工作时,高兴异常,立即提出:“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⁶鲁迅急切希望从瞿秋白的俄文原版翻译,来吸收马克思文艺理论,指导中国左翼文学的准确发展。从此,鲁迅通过第三者和瞿秋白同志建立了通信联系。只要有俄文的可介绍的或研究上有用的材料到手,他就请别人交给瞿秋白:“你去时带给他罢。”⁷瞿秋白一接到鲁迅送来的材料就立即动手翻译出来。如《铁流》的序文就是鲁迅请瞿秋白翻译出来的。鲁迅在1931年10月10日写的《〈铁流〉编校后记》里指出:“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较好的书,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⁸“译的”是指《铁流》译者曹靖华,“补的”是指瞿秋白,“校的”是指他自己。又如苏联卢那卡尔斯所作剧本《被解放了的堂·吉珂德》,鲁迅据日译本翻译了第一幕,并用“隋洛文”的笔名在“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第三期上发表。但当他得到俄文原本后,认为瞿秋白精通俄文,可能更能把原意翻译出来,就马上请瞿秋白再从头翻译,在《北斗》上连载。后来,他设法出单行本,并写了《后记》。在这篇《后记》中,他指出:这“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它的问世,“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这是极可庆幸的。”⁹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给“敬爱的同志”——鲁迅写信,祝贺鲁迅翻译的《毁灭》出版。他说: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

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¹⁰“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¹¹

他在信中称赞鲁迅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¹²的同时，也“不客气”的“提出《毁灭》的译文之中的几个问题”¹³。希望鲁迅考虑他的意见，他亲切的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¹⁴12月28日，鲁迅给“敬爱的同志”——瞿秋白回信，他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¹⁵“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将‘新的……人’的‘人’字译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¹⁶同月，鲁迅将瞿秋白的来信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十字街头》第一期上。1932年6月，他将自己的复信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上。上述事实说明，鲁迅和瞿秋白同志不仅仅是一见如故，而是未曾见面就已成密友。

人生一知己

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生交往（包括通信）有2000人左右，其中被称为“知己”的就只有一位，他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

鲁迅和瞿秋白第一次见面是在《毁灭》译本出版以后几个月。大约1932年夏末秋初的一天，由冯雪峰事先征求鲁迅的同意，并陪同秋白夫妇到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现川北公寓）鲁迅寓所去

会见鲁迅的。关于瞿秋白和鲁迅第一次见面的事,许广平在1940年为纪念鲁迅诞辰60周年时写道:“……多年来我们过的是半地下生活,实行闭门家里坐,和外界比较地绝缘,然而人是群居的动物,没有朋友来往,朝夕几个人厮守着是活不下去的,因此经比较可靠的朋友的介绍,偶然在家里也会招待客人。瞿秋白先生,就是在这样环境之下,经过F先生的介绍,有一天到寓所来玩了一整天,彼此一见如故,十分投机,因为都在离群索居,都是饱学健谈者,所以畅叙积愆,大至天下国家,小至私人生活,是尽情地倾诉,毫没有芥蒂的,……”¹⁷1949年后,许广平有更详细的回忆:

“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¹⁸“那天谈得很畅快。鲁迅和秋白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争之后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¹⁹“为了庆贺这一次的会见,虽然秋白身体欠佳,也破例小饮些酒,下午彼此也放弃了午睡。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要倾心交谈哩,但是夜幕催人,没办法只得分别了。”²⁰

由于意犹未尽,不久在9月1日,鲁迅和许广平带着海婴到瞿秋白居住的紫霞路68号寓所回访瞿秋白。从此,鲁迅与瞿秋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中,互相关心、爱护和支持,建立了亲密的友谊。瞿秋白身患严重肺病,需要经费购买营养品,鲁迅就利用在上海出版界的影响力,把瞿秋白的一部分译作介绍给书店和报纸杂志发表以取得稿费贴补瞿秋白的生活,有时不惜降低自己的稿酬,来为瞿秋白译稿的出版铺平道路。例如,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感选集》时,鲁迅亲自写信给北新书局,推荐此书,并要

求北新书局先支付编辑费 300 元给编者,而自己“只收版税百分之二十”²¹。鲁迅收到版税后立刻送给瞿秋白编辑费 300 元。²²为了瞿秋白的译作的出版,与合众书店老板交涉,宁可把自己的《二心集》版权售出,也要保证瞿秋白翻译文章的发表。又比如,为了使瞿秋白得到比较适合生活工作的环境,鲁迅亲自给瞿秋白租房子,《鲁迅日记》1933 年 3 月 1 日:“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3 月 3 日:“上午内山夫人来并赠堇花一盆。”“……午后往东照里看屋。”这是鲁迅请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夫人帮助,替瞿秋白租东照里一个亭子间。3 月 6 日下午鲁迅拜访瞿秋白,并将一盆堇花转赠给杨之华,含有祝贺新居之意。瞿秋白住在东照里期间,他和鲁迅几乎天天见面交谈,并根据交谈的结果写成文章。如《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等,就是 1933 年瞿秋白和鲁迅交换意见后,由瞿秋白执笔写成的。许广平回忆说:“这些文章,大抵是秋白同志这样创作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交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²³后来,鲁迅都把这些文章收入他的杂文集中。

瞿秋白对鲁迅的认识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他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通过反复阅读鲁迅杂文,与鲁迅亲密接近及倾心交谈的结果。他说:“和鲁迅多谈谈,又反反复复地重读了他的杂感,我可以算是了解了鲁迅了。”²⁴瞿秋白认为,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对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杂文的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对他进行攻击和谩骂。因此,他认为自己有必要为鲁迅辨明是非,给他一个正确的评价,有责任号召革命的人们“向他学习”,“同着他前进”²⁵,这就是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感选集》并作《序言》的主要目的。鲁迅赞扬瞿秋白“颇用心”,指出《序言》具有战斗性,鲁迅还亲自为这本书作校对。《鲁迅杂感选集》及《序

言》的问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增强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粉碎了敌人对鲁迅杂文的无耻诋毁。鲁迅和瞿秋白之间的互相批评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鲁迅向来严于解剖自己,“敢于明言”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并希望“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²⁶自己的“伤处”。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鲁迅杂文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特点和意义,分析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指出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号召大家向他学习。鲁迅看了这篇序言后高兴地说:“分析是对的。从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²⁷“只是说得太好了,应该坏的地方也多提起些。”²⁸瞿秋白也严于解剖自己,敢于明言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瞿秋白第一次在鲁迅家避难期间,曾录下一首他在青年时代作的旧体诗送给鲁迅。诗云:“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附跋文:“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²⁹瞿秋白有一次写一张纸条给鲁迅,署名“犬耕”。鲁迅问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他说,搞政治,他的力量不够,就像狗耕田一样。鲁迅善意地对他说,你对我说可以,不要再对别人讲了,影响不好。³⁰从中可以看出,瞿秋白和鲁迅的相互信任,推心置腹,但对其中的不妥之处,也是相互批评和及时提醒。鲁迅知道瞿秋白的长处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赞扬瞿秋白批判“自由人”“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者”的论文:“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³¹赞扬他的杂文:“尖锐”“明白畅晓”“真有才华”“是真可佩服的”!更赞扬他的翻译,认为当时国内文艺界找不出第二个人可同他比较。³²所以鲁迅把瞿秋白看作是同甘苦共患难的“知己”。鲁迅曾亲笔书写了一副对联,赠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³³

共同的纪念和抗议

1934年1月初,瞿秋白按照中央的指示,决定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离开上海前,还专门来向鲁迅辞别,将他的文稿交给鲁迅保存,在那天告别的晚上,两人谈了很久,鲁迅主动把床让给瞿秋白,宁可自己和许广平打地铺,惜别之情可见一斑。离别之后,瞿秋白和鲁迅都常会念起对方。在苏区,瞿秋白经常在与周围同志讨论问题时会不自觉地提到鲁迅,说“这个问题,鲁迅是这样看的”,“鲁迅做了这些我们必须做的工作”³⁴他常常用鲁迅的话来激励青年学生克服所遇到的困难:“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³⁵。同样,鲁迅也常常挂念瞿秋白是否已经到达苏区。1934年年底,杨之华秘密来到鲁迅家探望鲁迅的病情时,鲁迅着急地问她:“听说秋白在苏区病死了,这个消息确实否?”并要求她“把消息打听清楚后,告诉我。”又关切地嘱咐她:“你自己也应多加小心。”³⁶后来,杨之华写信给鲁迅,告诉他瞿秋白并没有牺牲。鲁迅接到信后才稍安心,但仍然常常想念他,如1935年1月6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它嫂(笔者按:即杨志华)平安,惟它兄(笔者按:即瞿秋白)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³⁷

1935年2月,瞿秋白不幸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当时身份还未暴露,在狱中,瞿秋白分别给鲁迅和周建人写信,请他们设法营救和接济。鲁迅接到瞿秋白从狱中寄来的信后,马上把瞿秋白的来信交给杨之华并送50元给瞿秋白使用。同时,他极力设法,从各方面筹资营救。³⁸但后来瞿秋白在狱中被叛徒认出,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难以脱身。6月18日,瞿秋白不幸遇难。

鲁迅对于瞿秋白不幸被捕和英勇就义感到无限的悲愤。很长一段时间悲痛不已,他在给曹靖华的信中指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³⁹在给萧军的信中指出:“中国人先在自己把